



意林

新武侯

巫山
著

月光蒲苇

YUEGUANG
PUWEI

①

夜阑时

千回百转遍地长情。

· 只要想问情，

· 你度化苍生，
我度化你。

· 他若存活，
谁与争锋？

· 九州大地，
三千世界。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月光蒲苇

① 夜阑时

巫山 / 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月光蒲苇①, 夜阑时 / 巫山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7.12
(意林新武侠)

ISBN 978-7-5498-3053-4

I. ①月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5897号

月光蒲苇①·夜阑时

YUEGUANG PUWEI ① · YELANSHI

出 版 人 孙洪军
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
责任编辑 施 岗 孙 瑜
总 策 划 蔡 燕
丛书统筹 黄 磊
策划编辑 黄 磊
特约编辑 康荣臻
设计总监 资 源
封面设计 资 源
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张 迪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200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
邮 编 130062
电 话 总编办 0431-86012616
发行科 0431-86012602
网 址 www.jlsycbs.net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053-4 定 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楔子
目 录

楔子 ○ 001

第一章

良辰纵尽，夜阑时归 ○ 013

第二章

他是诗客，也是僧家 ○ 035

第三章

她知深浅，囿于月夜 ○ 059

第四章

烈酒咽喉，消磨眉寿 ○ 079

目 录



第五章

浅爱深谋，绿肥红瘦 ○ 099

第六章

江湖夜雨，十年灯迹 ○ 125

第七章

冬日烈焰，夏日初雪 ○ 163

第八章

云心水心，你信我信 ○ 191

第九章

天下只应我爱，世间唯有君知 ○ 219

尾声 ○ 243

一个时代的远去，总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兴起。

属于“七政之上三垣之巅”的四神之岁——酒神代，从平定上古，收服千妖万魔，纵览五湖四海，上入苍穹星月之地，下至蛮荒虚无之境，到细沙浮于沧海之间，逆流而上，翻过沙岭丘壑，途经荒漠绿洲，在数亿万年的红尘间零落成泥，温柔地随风而去，完整地演绎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。

从今往后，天地间的诸多人事都不能再以任何形式碑拓于那个时代。

无法依附，难以留存，四神之岁终究湮没。

几千年后，一个全盛的羲和时代披荆斩棘朝后世走来……

九重蓬莱地处三垣六合之间，以天渊河为界，以南辟出三千六百座大小各异的岛屿，凌空眺望宛如汪洋中心的礁石群岛。

丰禾城便在这群岛的中心位置，酒肆繁盛，歌舞升平。只是在城南地界有几座摇摇欲坠的老宅子，蜘蛛网结得如城墙般厚，委实影响丰禾城的整体面貌，于是城主上驷大人一道口令下达，诸位小仙忙不迭地拎着糯米浆马尾刷去修理旧宅。

其中有一座废弃的刺文楼，经营刺青绘图的生意，宅子像是

被人洗劫过一般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金丝楠木的脊梁架子和简单的屋内陈设。墙垣处倒着两三支断裂的毛笔和一卷刚从梁上掉下来的画。

几位小仙左看看右转转，头凑到一块儿去。

“这刺文楼少说也得有五千岁了，那时能使上金丝楠木来盖整间房子的可不多，我瞧着这些摆设虽说老旧了，但破损的极少，一口气吹过覆在上面的灰尘，底下还光洁如镜！可见用料之金贵，想来这里原先的主人很是不俗。”头顶一簇绿毛的小仙捋着八角长须说。

“五千岁？比我年纪还大些，只是单看这几件物品，着实普通了些，瞧不出什么金贵之处。”矮冬瓜小仙抬起小短腿，将墙脚的画卷搬过来，“整间屋子就只有这卷画瞧着还值点儿钱，不过怎么会突然从梁上掉下来？也不知道这里面画的是什么。”

“哎，你别乱动……”

绿毛小仙话没说完，矮冬瓜已经解开了卷轴上的金色系绳，画卷顺势展开来，长达数米的画铺陈在众人面前。

三山四水，遍野蒲苇。

零零散散十几幅场景，所绘的都是蒲苇丛。

年长的狐狸仙者夹住毛发精致的尾巴，跼着脚凑过去望了两眼，又嗅了嗅，耸着鼻子左右一通深闻，突然一声尖叫，抱着胸弹跳开来，徒留那条毛发水亮的尾巴在空中凌乱。

绿毛小仙眼底精光闪现，凑过去问道：“您这是怎的？”

狐狸仙者也不搭理他，自顾自对画卷福了福身子：“小仙失礼，小仙失礼，上神莫怪。”

“……上神？这是谁的画？佩方仙君，您是不是瞧出画里的玄机了？倒是给我们说道说道呀。”绿毛小仙不死心，朝佩方抛了个

白
雪
公
子
的
故
事

眼神。

佩方斜了他一眼：“既是玄机，岂能随意说道？”

“那你认真说一说？”

“……好吧，看你诚意拳拳，本仙就跟你透个底。这画许是寻常，但画的主人委实不寻常，你可听说过酒神代？想当年……喂，你做什么？”

这边两个人正说着话，那边矮冬瓜又闯了祸，爬上爬下地张望，一不小心就将整桶糯米浆都倒在了画卷之上。

只见那幅画卷突然凌空升起，悬于他们正前方。

一时间，整座楼都静了几分。

画中浮现虚像，一双男女枕卧在长榻上，堪堪显露出模糊背影，不见具体轮廓，唯独交握在一起的手异常清晰，从纹路到经脉，从手肘到臂弯内侧全是蒲苇图样的刺青。

绘图者功底深厚，蒲苇丛栩栩如生，好似只需要给一阵风，那蒲苇就能随风摇摆起来。

几位小仙都被眼前的画面唬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。

这时，一缕风从老宅的破窗户里缓缓吹过，将飘在半空中的画卷卷起一角。顷刻间，画中男女的手臂换了个姿势，却交握更紧，那遍地的蒲苇好像一瞬绽出了清晨的水汽，带着一丝残存的香魂扭了扭纤细的腰肢。

与此同时，一股无形的压力朝他们涌过来。

矮冬瓜吓得屁滚尿流，直接钻进了桌肚里。绿毛小仙也揉揉眼睛，瘫坐在地上。佩方瞧这二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鄙夷地撇撇嘴，可不管面上有多镇定，都还是禁不住往后退了几步。

直到画卷自动拢到一起，按照原先的模样缠上细丝，重新躺在毛笔旁边，刺文楼又变得沉寂安然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，这几个人方才如梦初醒。

楔子



佩方老狐狸眯了眯眼，忽地上前抄起东西抱在怀中，疾步而去。

长庚岛地处蓬莱极南之地，阴冷湿寒，人迹罕至。岛主星宿君——长元仙君年事已高，不喜热闹，平日里除了与三两好友下棋饮茶外，一向不见外客。经年之后大伙也都有了默契，除非天塌下来，否则断不去叨扰他，谁料今日却有人一连三张急帖递到树洞，要求拜访。

长元仙君喝了两盅热茶，方才点头。

来人随即大步而入，人影一闪便进了内宅，惊得庭院中的茶梅树纷纷挺直腰板，扎住根基，唯恐被这急性子带起的风给吹倒了。

这些茶梅平日里被伺候得好，娇弱得很，脾气也不小，此番被吹得连枝摇晃，养尊处优多年的矜贵性子就显现出来了，自是要对佩方仙君一阵说道的。

“秦皇陵山的老狐狸，想是吸取了帝王之气，才能修炼成仙。可他当长庚岛是什么地方，来去竟这般随意？”茶梅精一号说。

“瞧他这屁股着火的模样，莫不是遇见了大事？哎，你说说说，长元仙君都有多少年没见过客了？今日怎会……”茶梅精二号问道。

“嘘——你小点儿声。”茶梅精三号指指旁边阁楼的窗户，压低声音，“方才我看见蓬莱中心，大约是丰禾城的位置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光，那光色彩炫目，难以直视。长元仙君看到后脸色大变，随之便在门口张望，及至佩方老狐狸到来，他才回到廊下。”

茶梅精一号瞪大眼睛：“这么说长元仙君早知道有人要来，那两盅茶的时间是故意晾着他？这又是为何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猜定然和那道异光脱不了干系。”

“我难道不知？你怎么净说些没用的？”

……



茶梅之间的友情约莫就是这般薄如鸡卵，两句不合就要打架，很快吵嚷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还是搅扰了阁楼上那位休息。

窗户被推开，一本书直接飞出来，砸在一棵茶梅树上。这些骄纵的茶梅精魂立即没了脾气，挨个换上笑脸，齐齐恭敬地喊道：“小主人好。”

“哼，吵得人心烦。”

小主人不耐烦地嘟囔了声，随即爬出窗户，装模作样地对茶梅点点头。

“你你你……小主人，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”小主人摸摸脸，又摸摸胸口，上下打量自己，在原地转了个圈，弯着唇说，“嘘，别出声，我要给阿爹一个惊喜。”

说罢，她跟着那阵未完的风，一路小跑进了内宅。

正屋里，老狐狸佩方和长元仙君寒暄了几句，正将画卷和毛笔摆在他面前，说道来由。

“今日在丰禾城修葺旧宅，突然从刺文楼的房梁上掉下来的，纤尘不染，完好无损。只是底下小仙不懂事，擅自将画卷摊开过，惊扰了里面的尊者。”

长元仙君头顶紫霞冠，冠帽上两只小角一顿一顿地抽动了起来，许久都未能平静下来。他抚摸着毛笔上的金丝纹路，沉声道：“丰禾城刺文楼？”

佩方点头。

长元仙君又道：“怎么不送往上驷大人那里？”

“上驷大人平时只好饮酒作乐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这些旧物送往他处也只是留着落灰罢了，倒不如给上仙做个顺水人情。我知道上仙曾和刺文楼那位是旧识，她的遗物应当能入上仙的眼。”

“刺文楼那位？哪位？”长元仙君将毛笔放下，露出淡淡的



笑意，不动声色地看向他，“我不记得是哪位故人了，你可否提醒一二？”

佩方仙君一惊，立即跪地朝他行了一个大礼：“后辈僭越了，还望上仙恕罪。”

长元仙君在九重蓬莱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上上仙者，主持过多届蓬莱帝君的大选，经历过几度重大变革。再加上出身尊贵，已经羽化的爹娘皆是上古大神，就更让人望而生畏了。底下诸多小仙见着他都须三叩九拜，这礼节不仅要恭谨周到，还得虔诚有加，原因不外乎有二。

其一，九千年前蓬莱曾遭遇前所未有的危难，上古四神为化解其困境，于北荒之地自毁五灵。长元仙君临危受命，平息余难稳定人心，功不可没，是整个蓬莱的中流砥柱。

其二，据传长元仙君是这世间唯一还知道现如今酒神代四神下落的人。

只是他多年不问世事，世人皆当他早已糊涂，疏忽礼节也就罢了，连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了。老狐狸仗着自己年长，在当今一众小辈中颇有威望，平日里就十分得意，如今又凑巧勘破了一些妙不可传的天机，一时忘形，便对当年那些人那些事生出了窥探之意，未承想一把摸到了老虎屁股。

长元仙君慈眉善目冲他一笑，他就吓得把家底都抖出来了。

“九千年前蓬莱发生那场危难时，我还只是丰禾城下一只初出茅庐的小狐妖，只是听人说起刺文楼里住着一位传奇的大人物，而那位大人物一向幽居不见外客，只唯独见过上仙……这些年来蓬莱无战，日子久了就容易怠慢，无意生出窥神之心，还请上仙莫怪。”

丰禾城是个享乐欢愉的好地方，平日里多的是香艳旖旎的传

说。

九州大地何等风流？若这风流再被添上些传奇色彩，别说这大人物留下的是一卷画了，哪怕只是一只落了灰的破痰盂，也多的说是说书故事，绮丽艳影。

这人哪，都是贱骨头，越得不到的越想要，越不知道的越想探究。单凭“窥神之心”四字，长元仙君就知道那里面透着股什么酸腐味了。

然而，他并不想多做计较。

长元凝视画卷中的蒲苇，眼底激流涌动，许久之后双目一敛，挥了挥衣袖：“我避世这么多年了，哪里还能指点你们这些后辈？你走吧，不要再来，也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这些旧物。”

他虽不肯提及往事，却默认了物品的归属，确是故人的。

佩方见状，哆嗦着拎起衣摆，从眼角余光中瞄了又瞄案几上的物品，暗自咬牙，心下有些懊悔，白跑一趟，可是他也不敢同长元叫板，只能干巴巴地咽下这口窝囊气。

刚转身，长元仙君又唤住他，递过去一颗药丸。

佩方脸色发白：“长元上仙这是何意？”

“吃了它，足以保你性命。”

“保……保命？”

长元背手，望了望丰禾城的方向，徐徐说道：“蓬莱要起风了。”

佩方走后，一只莲藕般白皙且胖嘟嘟的手臂从屏风后伸出来，先是点了香，将空气中残留的狐臊味熏了熏，又看向垂坐在袅袅青烟中一动不动的人，软声嗫嚅：“阿爹，我站这儿半天了，你都看不见我吗？”

长元仙君被唤醒了神，回头一看，愣在原地。

面前这小娃娃初来长庚岛时还只是一缕清魂，他用莲藕为她嫁

接身体，精心养了多年，到昨日还只是莲藕身，未想今日却……却突然血肉相融，长出人形。虽然四肢都还短小，并未完全长开，但已如寻常少女。

约莫再过百年，就能长成大姑娘了。

“阿爹，你看傻啦？”小娃娃转了个圈，捂着嘴冲他笑，一双眼睛很清亮，嘴巴又小又红，和春日里的樱桃一般。

长元仙君眼底浮起柔光，连忙几步过去将她揽在怀中：“我的小藕长大了。”

“那阿爹可否同我讲讲那位大人物的事？我很好奇。”

长元揉揉她的头顶：“为何好奇？”

“阿爹同我讲九天大地的奇闻异录，百战千劫，星宿晨光，却从未提起过以前的事，以前的人。”

“我以为你生在羲和代，便无须了解上个时代那些老掉牙的事。战争已离你远去，风月情事又尚早，阿爹不愿提起，你可还要追问？”

小娃娃嘟哝了声，虎头虎脑地眨了下眼，见长元仙君神色严肃，纵然有十分好奇也得忍下来，于是乖巧地点点头：“阿爹不愿意提起，小藕自然就不问了。”

“你呀……脸上的失望这么明显，嘴上却说着反话。”

长元仙君捏了捏她的手，和糯米团一般柔软，不自觉地心房一软，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你既是好奇，我就权当故事给你说道说道，听完就忘了吧。”

长元仙君端正坐姿，遥想昔年种种，忽然如少年生出华发，如老翁迫近羽化，无形中显露出一抹沉重悲痛的神色。

“你可知酒神代有哪四神？”

小娃娃掰着手指头，声音清脆地说：“之前在卷册上看到过，四神分别为帝将奚肃、南珠侯爵微、燕鬼歌青昼、月光神焰贞。阿

爹，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你倒是记得清楚，可那事发生得太早了，我却已经忘了许多。”

当年九天无战，四神皆寂寞，于是搭起伙来在明月光过日子。

四神之家安平和乐，帝将与妻子晨光有相偕白首之约，南珠侯与月光神有数十万年默契相守的鸿蒙师恩，四神有家国大义，亦有寻常百姓家的炊米之愿。

谁料想一群宵小之辈闹事，还闹了一场不小的事，引发“酒神之战”，导致明月光被毁，四神陷入数千年的颠沛流离中。

再聚首时，过去种种都已物是人非。

南珠侯爱上帝将之妻，伤及兄弟之义，有负月光神倾慕之情，寒了一家子人的心。

“九千年前那场蓬莱大劫就是酒神之战，当时如果没有四神出手，蓬莱如今怕是一座死城了。”长元仙君泪眼蒙眬，声音越发哽咽，“只可惜世事无常，无常矣。”

这世间老掉牙的糊涂事，不外乎男男女女那些事，他爱她，她却爱着他，剪不断理还乱。

月光神对南珠侯情有独钟数十万年，他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好似无情之人，谁承想在人间走了一遭，便有了情根，懂了情，还对兄友之妻动了不可动的念头，吃了那样的苦头，犹望不见月光神一往情深。

“上古之神又如何，谁又不是血肉之躯？情爱之事动辄伤筋动骨，命运之事难言道当是寻常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

故人终要归来，可那“豪饮三千场，梦醒华夏前”的炊米之愿终究覆水难收了。之后月光神更是一头栽进沧江，不生不死地沉睡下去。

说到这里，长元仙君的目光沉重中乍现温柔，温柔中泪水涟涟。

他背过身，不让任何人窥见他此刻的狼狈，只余沉厚之声从指间传来：“没有多久沧江爆发了一场地心火，月光神不幸殁了。沧海成枯田，四神之家终究难圆，帝将便将明月光封印于昆仑之巅，连同自己也封印其中，再不过问人间事了。”

这场结局三言两语实在难以说清，长元仙君的总结又过分仓促。

小娃娃噘着樱桃小嘴，支着下巴想了想，问：“那南珠侯呢？”

长元仙君一愣，声音顿时冷了：“南珠侯？我猜他应该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忏悔自己曾对月光神的疏忽怠慢，为他数次无情的放手而夜夜醉梦，不休不止。”

……

这等强烈敌意纵是方方成人的小娃娃都感受到了，铜铃般的眼珠转了转，将前因后果又想了一遍，阿爹讨厌南珠侯，南珠侯不爱月光神……噫？她顿时有了猜测，嗫嚅道：“阿爹，当年在刺文楼的旧相识应当就是月光神吧？这两件旧物也是她的？你对她……”

“望舒。”长元仙君突然沉声打断。

小娃娃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叫她，平日里他只管唤她小名，极少正儿八经唤她大名，一时间倒让她怔住了。

她思索了片刻，随即了然于胸。

望舒望舒，寓意月光。

这名字取得当真是刻意。

长元仙君怅然若失，如梦初醒，随后缓慢地抚了抚小娃娃的手臂：“明月光不在了，酒神代也已远去了，那些故人往事该埋在土里，不再提起了。”

小娃娃眼泪汪汪地低下头，挣脱他的怀抱。

长元知道刚刚过于严厉了，吓着了小娃娃，想好生赔个不是，奈何心里隐隐作痛，情难自控，嘴巴一阵干涩，粗粗解释了句：“酒神之战后，四神于北荒自毁五灵，又重生于九州大地。当时月光神曾在刺文楼小住过一段时日，我只见过她两面，对她……又能有什么妄想？我只是略微气愤南珠侯对她的绝情罢了，若无那等绝情，她离世时应当会少几分遗憾吧？也许根本就不会……不会发生那样的意外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娃娃绷着脸看他。

她的身体虽是莲藕养成的，心脏却是机缘巧合得来的七窍玲珑心，可聆听万物心声，最是聪慧通透。可聪明过头也不好，心思敏感得很。

她轻轻哼了声：“阿爹，你又何苦对我说谎？”

长元仙君张了张嘴，喉头哽咽，发不出一个字。

他忽然想起那个在北荒扭转乾坤的男子，那个三千世界唯他独尊之人，竟然在月光神羽化后猝然衰老，一夕之间风华尽失。

他一瞬间心念大痛，连忙拽住小娃娃的手，急急说道：“小藕，你……”顿了顿，又往后踉跄退了两步，神色慌张，不等她回应便摆摆手道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故事听完了，你还是看书去吧。”

小娃娃心里有气，也不想搭理长元，扭过头大步朝里屋走去，走到一半又回头，趁长元不注意，将那两件属于月光神的旧物快速地拖回了书房中。

她双目圆溜溜地盯着画卷，伸手在上面点了点，刚碰到又缩回来，谁料那原本系得好好的画卷却突然在她面前摊开来，萤火猝亮。

小娃娃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过了会儿，她壮着胆子凑过去。只见蒲苇刺青栩栩如生，在豆

粒大小的萤火映照下，显得格外茂密幽静。

她蹲下身，小心抚摸虚像中那交缠在一起的手。

不知是受何驱使，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手附上去，比对着女子手臂的摆放姿势，凌空套进男子的手臂间。“肌肤相贴”的一瞬间，她感觉到一股温热，似乎真的与人挽住了手臂！仓促间往后退，却又被那双大手反握，十指一松一合间紧密相缠，好像练习过无数次，自然而熟悉。

男人的手臂修长坚硬，似被削修过的翠竹，线条优美，泛着露水的凉意，挽住了她的手。各自臂弯下的蒲苇丛也贴合到一起，仿佛血肉交融，势必要将她永久地留在这只布满茧子的手掌中。

她顿时惊醒，好像被烧到屁股般，连滚带爬地跑出几米远。待她醒过神来，定睛去看，那上面分明无火，分明无风无波，一切如常。

小娃娃心慌慌地抽噎了声，无名的情绪在胸口扩张。她赶紧将旧物都锁进红漆盒子中，置于书架顶上，谨慎安放。

等她弄好这一切，再从书架缝里去寻长元仙君的身影，却见他身体佝偻着，靠在窗边似被厚重的蚕丝包裹的蛹，蜷缩着，颤抖着，喃喃自语着：“由爱故生怖，由爱故生忧，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……南珠侯，他日若再重逢，你可会恨我？”